春秋戰國異辭

一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共公

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

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

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以上史秦本紀約左氏文

景公

景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

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史秦本紀　畧左氏文

秦景主即景公也將睬强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滎泉賔於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戲眄曰朕以主為異之問而寧獘獘焉以所剌為故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何矣景主一拜再舉歛黼袵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

亢倉子仰櫰而嘘俯正顔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懼夫兵也者出入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上選缺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挍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黄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

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于他必反之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

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强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此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刄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儌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黍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皇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敓敵資以

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淩宕不聽者雖行武馬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令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

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冀於是步前稱觴為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於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闕白晝行道行弟子禮亢倉子兵道

三十六年秦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史秦本紀

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史秦本紀約

左氏
文

楚辭注　秦伯有嚚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請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

哀公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

十五年晉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內相攻是以秦晉久不相攻

三十一年吳伐楚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大敗吳師吳師歸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以上史記秦本紀

惠公

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史記秦本紀

悼公

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史記秦本紀

厲共公

厲共公二年蜀人来賂

十六年壍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

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城

二十五年晉智開與邑人来奔

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

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以上史秦本紀

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智開率其邑人来奔

二十九年晉大夫智伯寬率其邑人來奔　二事見史記年表正義曰開智伯瑤子也

躁公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

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索隱曰厲共公子也生昭太子未立而卒太子之子是為靈公

懷公

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懷公孫也史秦本紀

靈公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以上史秦本紀

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史封禪書

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史記年表

十年補龐城城籍姑史記本紀誤書十三年

十三年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史秦本紀

簡公

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史記年表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壍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

惠公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

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史秦本紀

出子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史秦本紀

秦小主夫人用奄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為惑亂也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曾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

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右主然守塞吏也弗入弗納公子連也）臣有義不兩立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菌改入之（菌改亦守塞吏）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周安王十八年）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監突秦大夫）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

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不罪之也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呂覽當賞事在春秋後

獻公

獻公元年止從死

二年城櫟陽以上史秦本紀

秦獻公初立欲復繆公之跡羌人無弋印以其衆西去初厲公之時有羌人無弋爰劍者不知何戎之别也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其後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

中得免與劓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黃河析支河湟中河）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劒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劒嘗為奴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立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南支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

十七種羌之盛由此始杜氏通典

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十六年桃冬花

十八年雨金櫟陽以上史秦本紀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瑞獻公孝公之父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

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史封禪書）

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史秦本紀）

孝公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

長城自鄭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陜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史秦本紀

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

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

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謷於民愚

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史商君傳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名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公曰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

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
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
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謷於民語
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
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
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
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

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吏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

是孝公違龍摯之謀遂從商鞅之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强遂封鞅為商君新序卷九商子畧同

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

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

諸侯逢澤朝天子史秦本紀

衛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

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初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
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築
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邑鄉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
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
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
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史商君傳

韓非子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

淮南子 秦國之俗貪狠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利殷富孝公欲以虎

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

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史 商）

君
傳

公孫鞅為秦將而攻魏鞅魏人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

子卬秦孝公薨惠公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奔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襄疵魏人戰國策秦惠王車裂鞅無歸魏之事呂覽無義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紀年作岸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史本紀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

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
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
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
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
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
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

封內而已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戈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

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賔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去之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納秦商君入秦復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惠王車裂商君以狥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史商君傳

秦本紀　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

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狥秦國

漢書　法家商君二十九篇　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惠文君 亦曰惠王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来朝

二年天子賀

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史秦本紀

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何如王耶霸耶曰黜出霸以躋王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譬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辨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事猶

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折豈連雞不能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于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鏄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肩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

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記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鄠趙即封蘇秦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天隨子國策有惠王謂寒泉子文甚畧蓋陸龜蒙所擬作以其文類戰國姑錄之

春秋後語　蘇秦上秦惠王書後詩云言語相結天

下為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謝子見于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 淮南子修務　又見說苑雜言　謝子作祈射子

呂覽去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于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于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

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以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覽去私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秦三年弗得見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呂覽首時合淮南子道應

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史秦本紀犀首姓公孫名衍魏人也

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八年魏納河西地

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史秦本紀

紀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年表在惠文後元十一年史樗里傳

犀首（公孫衍）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惠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一曰甘茂）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于是樗里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于是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

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
無與犀首言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
孤是言自嫁于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
矣韓子外儲右

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

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
夏陽

十二年初臘使張儀伐取陜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

元年秦初稱王故改元年

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

三年韓魏太子來朝　張儀相魏

五年王游至北河

七年樂池相秦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八年張儀復相秦以上史秦本紀

惠王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秦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

聽紀年魏惠王卒襄王立無哀王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

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刼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可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

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于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　張儀歸復相秦在惠王後八年三歲而魏復倍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史記　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

事當秦惠王後八年

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古釋字）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爾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史張儀傳）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于秦王（語詳國策）居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史陳軫傳）

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于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自楚至）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事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中謝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于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

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史陳軫傳

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史秦本紀

史張儀傳初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

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

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
焉顧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
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
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
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
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實後九年十月也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

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與國策小異

新論貪愛　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置牛後號牛糞之金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塹山塡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

蜀記　秦惠王欲伐蜀患山隘險乃刻五石牛置金尾後以遺蜀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

天牛也蜀王負力而貪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秦因遣丞相張儀司馬錯等隨石牛道伐蜀

地志　今金牛峽在漢中府寧羌縣

抱朴子　秦惠王以美女五人與蜀王有五丁力士使迎秦女到梓潼見一大蛇入于山穴一丁引其尾不能止五丁乃共引蛇蛇不出山因崩壓秦五女及送女者化而成石人于今列于崩之側

地志嘉定州秦惠王克蜀移秦人萬家於峨眉水上因名秦水

後十年韓太子蒼來質當在破岸門之下 伐取韓石章 伐敗趙將泥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公子通封于蜀以陳莊為相

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 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即莊豹拔藺 張儀相楚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故使張儀往相楚

十三年庶長章（即魏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封樗里子號為嚴君）楚圍雍氏（楚圍雍氏有三此前役也當周赧王三年說見後）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滿或作蒲秦將姓名也）

十四年伐楚取名陵　丹犂臣蜀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壯一作狀）惠王卒子武王立　韓魏齊楚越皆賓從（越一作趙）

（以上俱史秦本紀）

楚懷王赦張儀厚禮之如故（懷王初囚張儀後悔而赦之）

張儀既出在楚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

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
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
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
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
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
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
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

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

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

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
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
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
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
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
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
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
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

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

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
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
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手挈
人頭右手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
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
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
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
周以自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

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説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有之也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説秦計

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
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
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
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强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
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
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

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説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
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
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
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
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
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
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

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

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

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史張儀傳大與國策小異

武王

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

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

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史張儀傳

與魏惠王會臨晉年表云哀王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犂

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以上史記秦本紀

史樗里子傳秦武王以樗里疾為右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

史甘茂傳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

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輝秦之公子封蜀者壯姓陳）秦使甘茂定蜀而以甘茂為左丞相

說苑（雜言）甘茂（茂或作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茂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

戊矣

韓子說林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張儀死於魏史秦本紀

通鑑　張儀出復相魏儀詭說武王而相魏一歲卒武王二年張儀卒於魏

儀與蘇秦皆以縱横之術遊說諸侯致位富貴天下

爭慕効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説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倶秦之弟）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史（犀首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

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國策作廢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可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無事謂六國共攻秦也有事謂六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年表秦惠王後七年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　南公揭卒　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四年抜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魏太子來朝

史甘茂傳武王欲伐韓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

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矣昔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

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奭國策作衍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侈一作馮）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與國策小異）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

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
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以上史秦本紀
史趙世家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趙王
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
王
呂覽必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
賁往歸之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虒其
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

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又韓子

帝王世紀　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論衡　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觔脈觔脈不堪絶傷而死

史甘茂傳　秦武王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怒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

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達